

## 第3章 老先生

彼得的煤矿探险结束之后，孩子们都想远离那个火车站——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在他们以前的房子里，大门外面的大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卖肉的车、卖蛋糕的车还有卖蜡烛的车（我敢说我从没见过卖蜡烛的马车，你见过么？）随时都可能会出现，而在这个安静的乡下，唯一会到访的就是火车了。火车似乎成了孩子们和过去产生联系的唯一纽带。六条小腿每天都会从高高的三烟囱下来，在青翠的草地上踩出一条窄窄的小路。他们很快就摸清楚了火车到访的时间，每列火车都被他们起了名字。九点十五的这一趟叫作青龙，而十点零七分的反方向的车被称为毛毛虫。半夜经过的火车时常会把他们从睡梦中吵醒，他们称之为可怕的夜蝇，那是有一次彼得半夜爬起来，撩起窗帘借着星光看清的真面目，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名字。

那位老先生坐的是“青龙”号。这是一位相貌堂堂的老先生，一眼看去就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其实这两件事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的肤色很健康，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花白，还戴着一条奇怪的领带，帽子的形状也和别人的不太一样。当然孩子们一开始是没有注意到这些的，他们最先注意到的是这位先生的手。

那是一天早上，孩子们坐在木栅栏上，等着青龙号。彼得看着他上一个生日得到的手表，发现青龙今天晚点了差不多三分十五秒。

“青龙朝着爸爸所在的方向去了，”菲丽丝说，“如果这是一条真龙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拦下来，请它把我们的爱带去给我们的爸爸。”

“龙才不会带去人们的爱，”彼得说，“它们不干这样的事情。”

“不，如果你好好训练它们的话。它们就会像小狗一样带东西，”菲丽丝说，“还会从你的手上讨东西吃。我很纳闷，为什么爸爸从来不写信给我们呢？”

“妈妈说他太忙了，”波比说道，“不过他很快就会写信给我们了，那是妈妈说的。”

“要我说，”菲丽丝建议道，“当青龙路过的时候，我们一起朝它招手吧！如果它真的有魔法的话，它一定会明白我们的意思，然后帮我们带爱给爸爸。如果它不是，那么招招手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也不会觉得可惜。”

所以当青龙带着呜呜声从那个漆黑的隧道中飞驰而出的时候，三个孩子就站

在铁路边上挥舞着手里的手帕，他们根本就没有顾得及去思考手里的手帕到底是不是干净，实际上，更有可能是脏。

不过从青龙的头等车厢里面，竟然伸出一只手朝着他们挥手。那是一双十分干净的手，手上还拿着一张报纸，这就是那位老先生的手。

从此以后，在九点十五分的时候，孩子们和老先生互相挥手示意，就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

三个孩子，特别是两个女孩子们，都觉得老先生会认识爸爸，也许还和爸爸有“生意”上的会面，哪怕是在最隐蔽的地方。在她们看来，老先生会告诉爸爸，他的三个孩子就住在遥远的山村里面，不管天气好坏，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到铁路边上挥手，把爱交给老先生带给爸爸，风雨无阻。

这会儿，不管外面天气如何，她们都可以跑出来了；这和在家可不一样，要是在之前的那个家里面，不管天气如何，都是不准出门的。这是艾玛姨妈的主意。孩子们现在越来越觉得当初对艾玛姨妈的偏见是不对的，因为他们现在发现了当时艾玛阿姨给他们准备的雨靴还有雨衣是多么有用，而他们当时还笑话她。

妈妈一直都在忙着写东西。她会写好的故事塞进蓝色的信封里面——当然了，也有很多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信封寄回来。有的时候，当她打开信封的时候，还会叹着气自言自语：

“又是一篇故事被退回来了！哦，天啊，天啊！”孩子们也会十分难过。

不过也有的时候，她会挥舞着信封，大喊道：“万岁！万岁！碰上了一位赏识我的编辑，他录用了我的故事，把校样给寄回来了！”

一开始，孩子们都觉得“校样”是编辑写的回信，但是后来他们知道了：校样是一张长长的纸条，上面印着妈妈创作的故事。

而一旦有一位编辑有头脑，那么下午茶就会有面包了。

有一天，彼得下山去村子里面买小面包，来庆祝《儿童世界》的一位编辑有头脑，在半路上他遇到了火车站的站长。

彼得有点焦虑不安，因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已经把煤矿的事情给想通了。往常他在路上遇到陌生人，都会问候的，但是这一次，他却不太愿意对站长说“您好”，因为他觉得有一些难为情。他的脸蛋有点发热，因为他觉得站长是不会和一个偷煤的人问好的。“偷”是一个很刺耳的词，但是彼得觉得这个词没有错。所以他就低着头，什么也没有说。

两人路过的时候，站长先说了一句“你好”，彼得惊讶地抬起了头，回了一句“您好”；但是他的心里却不免想到——

“也许白天他没有认出我呢！不然他不会那么有礼貌的！”

想到这儿，他有些灰心；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竟然会返身追到站长身边。站长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好奇地转过头，看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彼得。彼得红着脸，说：“您没有必要对我那么客气，我想您肯定没有认出我！”

“什么？”站长有些疑惑。

“我想您可能没有认出我是那个偷煤的小娃娃，”彼得坦白道，“所以您才和我打招呼。但是我的确就是那个孩子，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怎么会！”站长说，“请你不要再去想煤炭的事情啦！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啦！话说你这么急匆匆的是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买小面包。”彼得说。

“我以为你们家很穷呢！”站长说。

“我们是很穷，”彼得自信满满地说，“但是每当妈妈的故事或者是诗篇被录用，我们还是有点可以买点心的钱。”

“哦，”站长说，“所以你们的妈妈还会写故事？”

“我敢保证您没有听过更加精彩的故事了！”彼得说。

“有这样一位妈妈，你们应该感到很自豪吧！”

“当然了！”彼得说，“但是她变得这么聪明之前，她还经常和我们一起玩。”

“好吧！”站长说，“我有事情要先走了！如果你什么时候有空，可以来火车站玩。至于说煤炭嘛，那个——嗯——好吧，我们还是先不提这个了。”

“谢谢您！”彼得说，“很高兴我们说明白了！”于是他走过了独木桥去买面包，心里比那天晚上站长松开他的衣领还要开心。

第二天，孩子们照例冲着青龙挥手，希望它能够把三人的祝福送给遥远的爸爸；车厢里的那个老先生一如既往地挥手致意；等到火车开过去之后，彼得骄傲地领着他的姐妹朝着火车站走去。

“我们还去？”波比迟疑了。

“姐姐的意思是，在挖煤那件事情之后。”菲丽丝解释了一番。

“昨天我碰上了车站的站长，”彼得突然开口说道，他假装自己没有听到菲丽丝刚才说的，“他友好地邀请我们去他那里玩，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那挖煤的事情呢？”菲丽丝重复了一遍，“等一下，我的鞋带松了。”

“你的鞋带怎么总是松呢？”彼得说，“站长远比你想象的要谦和，菲丽丝——你总是爱揭人伤疤”

菲丽丝弯下腰把自己的鞋带给系好，然后站起来默默跟上；她的肩膀耸动着，一大滴眼泪从她的鼻子滑落，滴在铁轨上，细心的波比很快就发现了。

“你这是怎么了？亲爱的？”她停下来，搂住菲丽丝的肩膀。

“他说我永远都成不了好人！”菲丽丝抽泣着，“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说他变不成一个好小孩。哪怕他把我心爱的洋娃娃克罗利达绑在柴堆上，像烧死殉教者一般烧坏它的时候，我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啊！”

在一两年前，彼得的确干过这样的荒唐事。

“但是你要知道，是你先开始讲的；”波比老实地说，“你不应该提起煤炭的事情。你不觉得现在我们都应该不说话，对彼此保持一些尊重么？”

“如果彼得保证的话，那我也可以！”菲丽丝仍然在抽泣。

“那好吧！”彼得说，“我们要相互尊重。来，用我的手帕吧，菲丽丝，要是你再和往常一样把手帕给丢了，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了。”

“我最后一条手帕被你拿走了！”菲丽丝生气地说，“你用它去扎兔笼的大门了。而且你还没有一点感谢的意思。我觉得诗歌里面说得不错，一个没有牙的娃娃，要比毒蛇的牙还要尖刻一百倍——没牙的意思就是不知感恩。罗薇老师就是这么说的。”

“好吧！”彼得有些不耐烦了，“我很抱歉！行了吧！现在你能跟上了么？”

三个孩子来到了火车站，和搬运工人一起度过了快乐的两个小时。这是一个好脾气的人，虽然孩子们总有问不完的为什么，但是他总是能够耐心地解答所有的问题，这一点哪怕是很多体面人物都做不到。

他告诉孩子们好多他们以前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连接一节节车厢的东西叫做挂钩，而在挂钩上面像蛇一般的东西是用来停车的。

“当火车在开动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抓住其中一根，然后把它们给拉开，”他说，“那么她一下子就会停下来了。”

“她是谁？”

“当然是火车了！”搬运工人说道。从此以后，火车在孩子们的眼里就再也不是“它”了。

“你知道，在车厢里写着，‘如果没事乱拉，就要罚款五英镑！’因为如果你一拉，火车就会停下来。”

“那如果有事情再拉呢？”罗伯塔好奇地追问。

“我想应该也会停下来，”他说，“但是除非你要被谋杀了，不然都不允许使用。曾经有一位老太太——有人骗她说这是叫餐的铃铛；于是她并不是因为生命的危险，而是因为饥饿拉了那根东西；于是火车就停了下来。列车员一排一排地搜寻某个生命垂危的家伙，结果那位老太太说，‘哦，对不起，先生！我要一杯黑啤，还要一个圆面包！’于是火车就晚点了七分钟。”

“那列车员是如何回答那位老太太的呢？”

“这我就知道了，”他回答道，“不过我想，老太太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不管答案是什么。”

他们就这样说说笑笑，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站长从售票窗口后边过来好几次，也参与进来；这可真是其乐融融的场面啊。

“好像挖煤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菲丽丝悄悄对她的姐姐说。

站长给了孩子们一人一个橘子，还答应哪天有空就带他们去信号室参观。

这时候好几辆火车路过火车站，彼得还是第一次发现火车头和马车一样，也是有编号的。

“没错！”搬运工人说，“我就认识一个年轻人，每次都会把见到的号码给抄下来，写在一本有着银色边角的绿色本子上。他爸爸是一个很有钱的文具商人。”

彼得想着，虽然他不是一个文具商人的儿子，但是他也可以把号码全部给抄下来。虽然他没有一本有着银色边角的绿色本子，但是搬运工递给他一张黄色的信封，上面抄写着——

379

663

彼得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而这样的收集肯定会有很有趣。

那天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他询问妈妈有没有一个有着银色边角的绿色本子。但是妈妈在听他讲完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之后，就给了他一个小小的黑色本子。

“虽然有一些页码被撕掉了，”妈妈说，“不过上面还是能够写下很多的数字；等到这本记满了，我会给你一本新的。你喜欢铁路，我很高兴；不过我要嘱咐你们一句，不要在铁轨上走。”

“难道对着火车走的方向也不行么？”彼得沉默了一会儿，和他的姐妹们一样，眼神中充满了失望。

“不——也不行！”妈妈说。

菲丽丝插嘴道，“妈妈，您小的时候，有没有在铁轨上走过呢？”

这是一个诚实的妈妈，她开口说：“走过。”

“那么——”菲丽丝欲言又止。

“可是，亲爱的，你不知道我是有多么疼爱你们！万一你们受伤了，那该怎么办呢？”

“您比您小时候外婆疼爱您还要疼爱我们么？”菲丽丝问道。波比打着手势让她赶紧别说了，但是菲丽丝从来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不管这暗示是多么明显。

妈妈好一会儿没有说话，然后站起身来去给茶壶添水。

“没人比你外婆更加爱我！”妈妈最终还是开口了。

然后她就陷入了沉默，波比在桌子下面踢了菲丽丝一脚，因为波比多少还是明白一点为什么妈妈会那么沉默的——因为她在追忆自己幼年的往事，想起当年外婆对她的疼爱。一个人一旦陷入了困难，那么寻找妈妈就是一样本能。波比有点明白，哪怕一个人已经成年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去寻找妈妈也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而现在，妈妈已经没有谁可以依靠了，这当然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她踢了一脚菲丽丝，而菲丽丝却说：

“为什么你要踢我，波比？”

妈妈笑了笑，然后叹了口气，说道：

“好吧，不过请你们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知道火车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注意一定不要在隧道或者是拐角的地方玩耍。”

“火车和马车一样都是靠左行驶的，所以我们都走在右边就可以了。”

“这就对了！”妈妈说。虽然我敢说，读者一定觉得妈妈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但是这个时候，她仍沉浸于当初自己还是个小孩子的氛围中，于是这句话就脱口而出——不管是她的孩子，还是你们，还是世界上别的孩子，都不会明白说为什么会出这句话。也许只有少数几个人，才能和波比一样了解到一些。

第二天，妈妈头痛得厉害，不得不在床上休息。她的手是火热的，吃不下东西，因为她的喉咙疼痛发炎了。

“如果我是你，太太，”维尼太太在边上劝阻道，“我就去请一位医生看看了。这个年头，怪病很不少。我的大姐就是受了凉，结果两年前来看我的时候，我几乎都认不出她来了。”

一开始妈妈并不打算请医生，但是一天晚上，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于是就让彼得去村里面请医生。医生家的院子里面有三棵大树，而且在大门上有一块铜牌子，上面写着：医学博士弗雷斯特。

弗雷斯特医生很快就出发了。在回来的路上，他一直和彼得闲聊。这是一位聪慧而健谈的人，对铁路、兔子还有那些真正有意思的东西都很有兴趣。

在详细检查了一遍之后，他说这不过是流感。

“好吧，大方的小姐，”他在客厅里对波比说，“看来你要充当一下护士长了。”

“没问题！”她说。

“那好，待会儿我会送一些药过来。记得要把火给烧旺，最好炖一锅牛肉茶，等你妈妈的烧退下去之后就赶紧给她服下。现在她可以吃葡萄，还有牛肉汤、苏打水还有牛奶，你最好弄一瓶白兰地来。要质量最好的那种，便宜的白兰地比毒药还坏。”

波比请求医生把这些要求都写下来，他照做了。

波比把医生写的单子给妈妈看，妈妈笑了。波比觉得这的确是笑，虽然看上去是那么苍白无力。

“一派胡言，”妈妈躺在床上，眼睛却很有神，“我可受不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请维尼太太炖两磅羊脖子肉给你们当晚饭，我只要喝点汤就可以了。我还想喝点水，亲爱的。你能给我端盆水来，让我用海绵洗个手么？”

波比按照妈妈的吩咐做了。当她把所有的事情都收拾好，尽可能让妈妈舒服一点之后，她就下楼去找她的弟弟妹妹了。她的脸蛋红红的，嘴唇紧紧闭着，眼睛和她妈妈一样的发亮。

她把医生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当然还有妈妈说的话。

“现在”，她说完了之后，“我们找不到别人来帮忙，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我有买羊肉的一先令”。

“我们不吃羊肉也可以！”彼得建议道，“面包和黄油就可以了。还有很多人，住在荒岛上，很久不吃饭都能活很长时间。”

“没错！”波比说道，他们把这一先令交给了维尼太太，请她去村里买一点白兰地、苏打水还有牛肉茶。

“哪怕我们不吃不喝，”菲丽丝说，“这点钱我们也买不到所有的东西吧？”

“的确不行，”波比皱着眉头，“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出别的办法。和我一起好好想想吧，竭尽全力地思考吧！”

他们想了很久。然后都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随后，波比上楼去陪伴妈妈，看看她有什么需求；而另外两个孩子用剪刀、白床单、画笔还有维尼太太用来漆栅栏的一罐黑漆。第一张床单做出来的东西并不让人满意，于是他们就从衣橱里面又拿了一张；他们不知道这些床单都是很贵的。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在做好事——至于具体是在做什么，我们之后再说。

波比已经把床搬到了妈妈的房间，这天晚上，她好几次起来给火炉加煤炭，给妈妈喂牛奶和苏打水。睡梦中的妈妈时常会喃喃自语。有一次她突然从床上惊醒，嘴里喊着“妈妈，妈妈！”波比知道她是在想念外婆，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外婆早就过世了。

早上的时候，波比听到妈妈在喊自己的名字，于是就从床上跳了下来，来到妈妈的身边。

“哦——啊——我想我睡梦中的时候叫唤了你，”妈妈说，“我可怜的小家伙，你这样多累啊——我给你添麻烦了。”

“麻烦？”波比说。

“哦，别哭，宝贝！”妈妈说，“我过一两天就会好的。”

波比说了一声“好”，尽力挤出一个笑容。

如果你已经习惯了一天十个小时的睡眠，偶尔一天让你一晚上起来三四次，就会感觉到好像是整晚都没有睡。波比已经很迷糊了，她的眼皮在打架，但她还是把房间都收拾了一遍，在医生到来之前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

这会儿已经是早上八点半了。

“昨晚一切都好么，小护士？”医生站在门口问道，“白兰地买到了么？”

“买到了，”波比说，“小小的扁扁的瓶子。”

“可是我没有看到葡萄和牛肉茶啊！”医生说。

“现在没有，”波比坚定地说，“但是明天就会有。厨房里还煮着一些牛肉茶。”

“是谁教你那么做的啊？”医生好奇地问道。

“以前菲丽丝得麻疹的时候，我看妈妈是这么做的。”

“真好！”医生说，“现在去请你们家那位老太太来照顾你妈妈，而你去吃一顿早饭，去床上睡到晚饭时间再起来。我们可不能让护士长也倒下。”

他的确是一个好医生。

那天早上，九点十五分的火车从隧道里面开出来的时候，坐在第一节车厢的那位老先生放下了报纸，准备朝着在栅栏边上的三个娃娃挥手。但是今天早上没有三个孩子了，只有一个。那就是彼得。

彼得和往常不太一样，他并不是坐在栅栏上面，而是站在栅栏前面，就好像是马戏团里面指挥动物出场的主持人一般，也像是那个用棍子指点着“巴勒斯坦”的牧师一样。

彼得也在指点着。他指点着一块钉在栅栏上的白色床单，床单上写着粗粗的黑色字，一个字有足足一英尺那么高。

有几个字因为写得太快了，而有些化了，不过总体上，还是很容易读的。

那位老先生和好几个乘客看到在白床单上的字是——

到了站台请向外看！

到了火车站之后，的确有好多人都朝外面张望，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并没有什么异常。那位老先生也向外看，发现除了和往常一样的站台、阳光、花草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直到火车喷着气，准备再一次开动的时候，他才注意到菲丽丝跑过来了。小女孩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哦，”她说，“我差点以为赶不上您了呢！我的鞋带总是松掉，我还摔了两次。不过，还是请您收下这个。”

她递过来一封温暖而有些潮湿的信，这时候火车恰好开动了。



老先生回到自己的位置，打开信封。信上面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先生，我们不知道您的名字。

我们的妈妈病了，医生说要给她准备信末尾提到的东西，但是我们买不起。她让我们吃羊肉，而她只喝一点汤。您是在这一带我们唯一认识的人了，因为我们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如何联系他。我想我爸爸会把钱还给您的；就算他现在身无分文，彼得长大以后也会还钱的。我们发誓，我们欠您我妈妈所需要的所有东西。

爱您的 彼得

麻烦您把包裹交给站长，因为我们不知道您何时归来；您只要说是挖煤的那个彼得，站长就会明白的。

罗伯塔

菲丽丝

彼得”

下边写着医生要求的所有东西。

老先生把整封信都读了一遍，他的眉毛竖了起来。然后他又读了一遍，嘴角露出了笑容。当他读完之后，他把信放回了口袋，继续去读他的报纸。

晚上六点左右，有人在敲家里的后门。孩子们冲过去开门，外面站着那位好心的搬运工人，他把一大篮东西放在厨房的地上。

“是一位老先生，”他说，“吩咐我把这个送过来的。”

“太感谢了！”彼得欣喜地说，看着搬运工人，他说：

“真是不好意思，我不能像我爸爸一样给您两个便士，但是——”

“请不要这么说。”搬运工人有点不高兴，“我可没有想过什么两便士，你妈妈生病了，我也一样很难过，我只是顺便过来看望她的——而且我还带来了一点蔷薇花，闻起来很甜。两便士什么的就别说了！”他从帽子里拿出来一束花，正如菲丽丝事后所说，“就像是变魔术一样。”

“真是太感谢您了！”彼得说，“请忘掉我刚才的失礼吧！”

“没关系！”虽然搬运工人仍有点介意，但他还是礼貌地告别了。

孩子们打开了篮子。外面一层是稻草，然后是木屑，里面才是他们请求的东西。里面放着好多好多东西，有一些还是他们在信上没有提到的，包括桃子、红酒、两只鸡，一大束的玫瑰花，一瓶绿色的花露水，还有三小瓶香水。篮子里面还附带一封信：

“亲爱的罗伯特、菲丽丝还有彼得：

这些是你们要的东西。也许你们的妈妈会追问这是哪里来的，你们可以回答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位听闻她生病的朋友送来的。等她的病好了，请告诉她真相。如果她认为你们不应该问别人要这些东西，你们就说我很欣赏你们的做法，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中收获了很多的快乐！

GP”

信封后面的 GP 代表什么，孩子们却不明白。

“我觉得我们做得没错！”菲丽丝说。

“对？当然对了！”波比说。

“反正一样，”彼得双手插着口袋，“总之不能把这些告诉妈妈。”

“一切都等到妈妈身体好了之后再说，”波比说，“等她好了，我们会高兴，这一点麻烦也就不算什么了。看看这么漂亮的玫瑰！我要带上去给她！”

“还有蔷薇花！”菲丽丝用力闻了一下，“别忘了蔷薇花！”

“好像我会忘掉似的！”波比说，“妈妈曾经说过，她小的时候，家里就有这么一道厚厚的花篱笆。”